四十年的德国记者朋友

王 殊

今天是中德建交的四十周年纪念日。最近一位四十多年前我在波恩认识的德国记者朋友来看望我，在回顾我们共同经历的中德建交时，深为这四十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之快而感慨。

他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说他是前德国电视台的驻华记者，回北京时想来采访我。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到见面后我才记起他是我在波恩认识的一个熟人了。还是在四十多年前的1969年12月底，我到那时还是西德的首都波恩当新华社波恩分社的记者。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只有新华社在1958年同德意志新闻社达成互派记者的协议而建立的波恩分社一家。我已是第三任了，有时到德意志新闻社驻波恩分社去看望分社的负责人，因此认识了他。当时他还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到新闻社来担任驻波恩记者。后来，我常在记者招待会上看到他，也就熟悉了。在1972年8月两国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时，我担任了谈判代表。两国在1972年10月建交后，我又调到我国驻西德使馆先后担任了参赞和大使。看到他的机会就少了。十多年以后，我在1986年初从奥地利回国到研究所工作时，在北京又看到了他。他已是德国电视台的记者，在北京工作已多年了。从此，每当他的台长和主编到北京访问时，由于我同多任台长和主编都很熟悉，因此他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举行的宴会。可是两年多后，他又离任回国了。

他告诉我，他已退休多年，但今年是中德建交四十周年，双方都在准备庆祝这个日子，他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见证人，将应报刊的约请写一些纪念文章。由于当时新华社波恩分社是两国唯一的了解情况和联系沟通的渠道，我又是参加中德建交全过程的人，因此趁这次来华旅游之便，专门前来采访我，谈谈四十年来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他很感慨地说，当初他们都没有料到，两国关系发展之快令人吃惊。只是从贸易一项来说，建交那年（1972）只有两亿多一些美元，而到去年已达到近一千七百亿美元，占中国同欧洲贸易的三分之一还多。我告诉他，我同他一样感到吃惊。这些年来，两国已建立了战略合作的关系。双方高层领导人来往访问很多，两国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和来往越来越密切，民间来往和旅游的团组就更多了。这种关系来之不易，让人十分珍惜，说明了虽然我们两国的体制不同，但只要双方都有发展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两国的关系就能得到很快的发展和巩固。

贺刘海粟美术馆新馆开工盛典 谢春彦 诗书

风云刘馆十七春，世纪奇观世界看。化雨神龙期三岁，重开艺海筑新坛。

在建交四十周年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和他都想起了当时两国的领导人为建立这种关系的明智决策和灵活外交行动。现在，当时两国的领导人除了德方到北京正式签署两国建交公报的外长谢尔还健在外，中方的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等和德方的社民党的勃兰特总理、基民盟的施罗德副主席、基社盟施特劳斯主席等都已先后去世了。我当初到波恩时两国的关系还很冷淡，来往很少，贸易额也很小。但是两国都发生了变化，我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基辛格秘密访华，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更多国家建交，尼克松访华等；西德社民党在1969年大选中战后第一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同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担任总理，自民党主席谢尔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在战后执政了二十年的联盟党在议会中成了反对党。两国的关系渐渐接近，经过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决定由外交学会邀请西德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在1972年7月访华，在会谈中同外交学会会长、副外长乔冠华达成了两国为建立外交关系而努力的内部谅解。后来双方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达成了协议，德方谢尔外长10月11日在北京同姬鹏飞外长正式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我们要感谢他们共同的努力，为两国后来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也要感谢两国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对中德合作和友谊的重视，他们为发展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作了坚持不渝的努力。

他又拿出一本刚买的我在多年前写的记述中德建交的回忆录《中德建交亲历记》的德文译本，请我签名留念。他说这本回忆录记述得很详细，已经再版了两次，说明德国读者同中国读者一样，很重视和关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继续发展和扩大。

『放电——』？

马以鑫

一个才五六岁的小女孩，袅袅婷婷、摇摇摆摆从舞台侧幕走了出来。顿时，观众席里一片欢叫与哄笑。小女孩长发披肩——还打着卷、波浪形，一条小小的玫瑰红的短裙、一件小小的玫瑰红的马甲，令人哄笑的大概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玫瑰红的小小的文胸。小女孩真是训练有素，脸带微笑、含情脉脉，向着四周频频点头，表演了一段可圈可点的舞蹈“恰恰”。周围更是热闹了，还有喝彩。一位颇有名气的主持走上前来，对着小女孩吆喝一声：“台步——”小女孩随即右手撑腰、走开猫步，扭动胯骨，犹如很有经验很有台风很有素质的模特。突然，小女孩把右手食指摆在嘴角，一个“pose”，仿佛在等待照相。不料，主持又大声吆喝：“放电——”小女孩愣住了，对着主持瞪大了眼睛，表情让人一看就明白，那是疑惑那是不懂那是不明白。刚刚要沸腾起的喧哗，也一下子冷却下来。

从小女孩登场，我就感到奇怪与不解。一个小女孩，为什么要这么穿着与打扮呢？俄罗斯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我以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一代人总有自己对美的追求与喜好，在这里不能强求。另外，一代人也总有自己的美的表现与装扮。就拿小女孩来说，应该是有儿童的模样儿童的特点儿童的个性。可是，儿童的成人化，首先在衣着上就有了体现。舞台上的小女孩，一开始亮相，就让人觉得是成人缩小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导师、包括舞台工作人员，要用成人的所谓美，来套住我们的儿童？要让儿童淹没在成人的世界里？

更可怕的是那个“放电——”！一个主持，要一个小女孩去“放电”，我不知道是为了追求舞台效果、收视率，还是纯粹闹着玩玩、让人嘻哈一阵？老实说，一个成年女子，即使有放电的本领，大概也难以在大庭广众为之。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我们的主持一言一行。一个好主持，应该是有文化有教养有本领的楷模。主持当然希望自己主持的节目能满堂彩、能给人一个难忘的印象。但是，当今一些主持，不是在进行好好的引领，而是擅长于搞笑、捉弄，或者只是以挤眉弄眼来博人一粲。所谓的放电，无非是要小女孩弄出一种超出自己年龄范围的神色，以博取哄笑。可是，偏偏在这里，我以为主持出了一个大洋相，那就是没有弄清楚表演者的年龄段，而玩了一把低俗不堪。很难设想，如果这个小女孩真的按照主持人的要求，而来了一个“放电”，那可如何是好？也许，主持会接着问，你这个放电是给谁的呀是真心实意还是假心假意是如何如何……

幸亏，真要让人额手相庆，那个小女孩还不懂这个词，于是愣住了。不过，下台以后，千万别去领会学会这个词呀——我至今还为这小女孩捏了一把汗。

一本书与一听黄豆

陈歆耕

前不久，一位年轻作家写了一本《焚书指南》，大意是说：假如突然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烧书取暖，你会先烧什么书？

这“假如”挺有趣。作者本人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批被投入火堆的书，毫无疑问是成功学和励志书。第二批要投入火堆的书，是各种生活保健书。等到生活保健书烧完以后，第三批需要投入火中的，是各路明星出的自传、感悟和经历……”不知出版业内人士看了该书后会作何感想？作者的一些“激愤之言”并非空穴来风。君不见，一些出版人面对市场利润的诱惑、面对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冲击，心态日益浮躁，他们正热衷于把一堆堆“文字垃圾”推向市场，造成“软环境”的巨大污染……就说有些成功学、励志书，据爆料，都是用鼠标复制、粘贴出来的，那个作者名也是“枪手”编出来的。此类书东抄西摘、胡编乱造，误导读者，即使不需要“取暖”，也在该烧之列。一个乔布斯，关于他的传记有20多种，绝大部分都可用来“取暖”。可用来“取暖”的又何止上述三类，那些“给钱就出版”的毫无新意、创意、背离学术规范的所谓学术专著，又有多少可以用来“取暖”呢？

但我从另一本贺圣遂等主编《出版的品质》中，读到了历史上那些优秀出版人是秉持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性追求的。书的品质，其实就是出版人品质的具象化。20世纪60年代，英国企鹅出版公司曾发生这样一件事，该公司总编戈德温为牟利推出一本充满血腥和罪恶的漫画书《大屠杀》，“企鹅”老板莱恩获悉怒火中烧，率人冲入书库，将未来得及上市的《大屠杀》全部销毁，戈氏也因此而被辞退。莱恩对戈德温说了一句甚为形象而经典的话：“你可能是个商业奇才，但你却不知道一本书不是一听黄豆。”

一本书与一听黄豆有什么区别吗？同是商品，前者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而后者就是物质产品。因此，如何把握、平衡内容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对出版人素质最基本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要求。韬奋先生在办《生活》周刊时，明确以“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为办刊宗旨。光有“价值”而无“趣味”，内容则易流于空洞说教而失去读者，仅有“趣味”而忽略“价值”，则可能将读者引向卑俗。可以举出无数例证说明，大品牌的出版公司、声名卓著的出版人，都是兼顾两者而获得成功。如在两者一时不能兼容时，则将文化担当和精神追求放在首位。

一位资深出版人特别提醒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身为出版人岂能不慎之又慎乎？如果为了商业利业而罔顾一切，急功近利，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自杀”与“杀人”。

忆卢大容

周 环

卢大容是烈士卢志英的儿子。他写的《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为很多少年所熟悉。他一生坎坷，英年早逝。

卢大容和我结婚不久，唯一的孩子才刚出生，为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我要离开他到祖国的大西北去，为了国家的强盛，他毫无怨言，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从此我跟他各住各的集体宿舍，我们夫妻孩子三人分居三地，相隔千里，长达10多年。卢大容从苏联回国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的他体重一下子下降20多斤，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防核力量，在一个核材料的科研攻关项目中，他手脑并用以巨大的毅力奋战数月，终于攻克难关，其间有一次他甚至在实验室中连续工作70多个小时。

“文革”中卢志英烈士被打成了叛徒，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从1966到1983年17年的“叛徒狗崽子”生活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严重地打击了卢大容，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病魔已悄悄地向他走来。他的病症逐个地显露，病情逐年加重，到1990年确诊他患了多系统神经变性症，但他不管不顾，仍然超负荷工作。

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开始核能和平利用，也要建造核电站了。1983年他随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朱宗葆赴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核电站建造和运行，返国后结算考察费用时经他提议代表团全体成员自掏腰包每人出资人民币700元以减少公费支出，而当时他的月薪才几十元。

1986年国家核安全局上海监督站成立，卢大容被任命为站长，负责监督上海地区民用核设施（主要是位于杭州湾畔的秦山核电站）的核安全。卢大容深感责任重大。在上海站的筹建阶段他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他是我国核安全监督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88年12月在去四川检查与核安全有关产品的质量时，在成都火车站他首次发生脑缺血性昏厥，但他仍坚持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返沪后，他继续拖着病体每周往来于上海与秦山核电站建造工地，在尘土飞扬的土公路上颠簸，在几十米高的在建核电站构筑物的脚手架上上下攀登，一次在登上反应堆安全壳的顶部时，一阵眩晕，他手中的照相机从高空坠落地面，摔得粉碎。这台相机是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结束时带回国送给他的礼物，他很喜欢和珍惜，事后我安慰他说，为了核安全，摔得值得。

1990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举办核电安全论坛，国家核安全局选派卢大容代表中国前去参加，但那时他的病情已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可他却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了。”那语气简直像壮士要出征去成就大业，哪怕一去不复返也在所不惜，我就只能遂了他的心愿……

光阴似箭，大容离我而去20年了。20年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我都会因他缺席我的生活而感到伤痛。大容，我跟你在人间没有过够，等着我吧，我们天上见。

面拖蟹不加蛋

指间沙

《顶级厨师》有一场红蓝大赛最具本土风情，对着一池江南莲叶，开出的菜单是淮安炝虎尾、扬州煮干丝、古法桂花肉……以及老上海面拖蟹！上海爷叔顾晓光，竟然不听“厨界吴彦祖”刘一帆的话，做的面拖蟹里坚决不肯加蛋。爷叔是模子啊！我家做面拖蟹就从不加蛋，也没见过别的上海人家做面拖蟹时加蛋。

在我家，除夕以外，中秋节的团圆饭是一年间最隆重的，在家里慢悠悠地吃才落胃。秋天是上海最美最馋的季节，先笃悠悠地剥紫葡萄和糖炒栗子，然后饭桌上摆出酥烂的酱鸭、黑木耳金针菜花生烧烤麸、盐水煮毛豆芋艿……乃至刀叉切开的玫瑰细沙月饼、青花瓷小碗盛着的嫣红罗宋汤，还有蟹。中秋节紧挨着国庆长假，大闸蟹刚刚开捕，量少价高，待客是有面子，可尚未到吃螃蟹的最好时节。要等到秋深风寒，农历九十月间，蟹脚才硬，脂香肉满。中秋前后，倒不妨吃面拖梭子蟹。

有些菜谱上，强调面拖蟹要选用“六月黄”，其实这种螃蟹小正太小萝莉，身量未足，无非贪其一时新鲜。且螃蟹外壳硬，与面拖外脆里软的口感并不搭，一筷子夹过来吃不到几口肉。我家做面拖蟹，要的是风姿绰约的熟女，务实得很，吃的最多的是面拖梭子蟹。梭子蟹的壳软而薄，肉质洁白细嫩，更重要的是肉头饱胀啊，仿佛乡间丰满的女子。

如此饱满的梭子蟹掰壳去鳃，斩成两半，裹粉后下热油锅，锁住一团膏黄蟹肉，再加入酱油、料酒、糖等等调味。有时还加入几粒剥好的毛豆，给面糊的稀薄感增加点变化。毛豆难入味，但浸润在充满蟹味和酱味的糊里，早已全身心地投降了。

上海饭店里能吃到毛蟹炒年糕，但基本看不到面拖梭子蟹。所谓上海家常菜，其实在本帮老饭店里吃不太到，在高档的创新海派菜馆里少见。即使有，也很离谱，完全不是地道家庭风味。正经的上海人家，热爱搞家宴，倒不是嫌外头贵，而是自家水准往往在本帮饭店之上。台湾人舒国治的书里批评上海小吃过油过咸，但表扬上海家庭的菜：“上海的人家家中的菜倒是极好，这是台北家庭几十年来自诩工商忙碌后再也不堪恢复的佳良吃饭传统。”他本人一日三餐皆外食，不知哪一家上海人盛情款待了他，菜色想必是好的。

在自己家吃饭，可以从容地轮流吮十个指头的汁，可以毫无顾忌地把饭直接盛在留有面拖蟹余糊的盆子里——那个顶鲜美，极下饭。吃完这酱色喜人的拌饭，才会觉得，嗯，满足了，只需一泡桂花茶来梳理回味，探身望一眼窗外圆满的皓月。

十日谈

家中的美食

对于太太做菜这件事，老公必须坚持四个“心”。

遐迩集

齐铁偕

【秋兴一】

苍苍蒹葭斗柄东，
新凉窗户渡吟虫。
笛中一曲方吹散，
人淡风清月白中。

【秋兴二】

新画又添白壁墙，
潇潇秋水渡风樯。
北窗昨日轻敲雨，
晨见小园落叶黄。

【秋兴三】

渡船横桨向南隅，
一卷捧胸足慰吾。
乱雨散风秋草草，
隔舱问酒那边沽？

【秋兴四】

小巷无人细雨斜，
谁家门启落檐花。
夜琴知雨轻调拭，
先送清凉过碧纱。

【秋兴五】

白日寒光晓阁融，
画图随意自天工。
秋风一夜生江水，
漫点枫林几树红。

【秋兴六】

深潭清澈钓舟还，
天教劳人瞬息闲。
秋意无边涂暝色，
萧萧木落瘦空山。